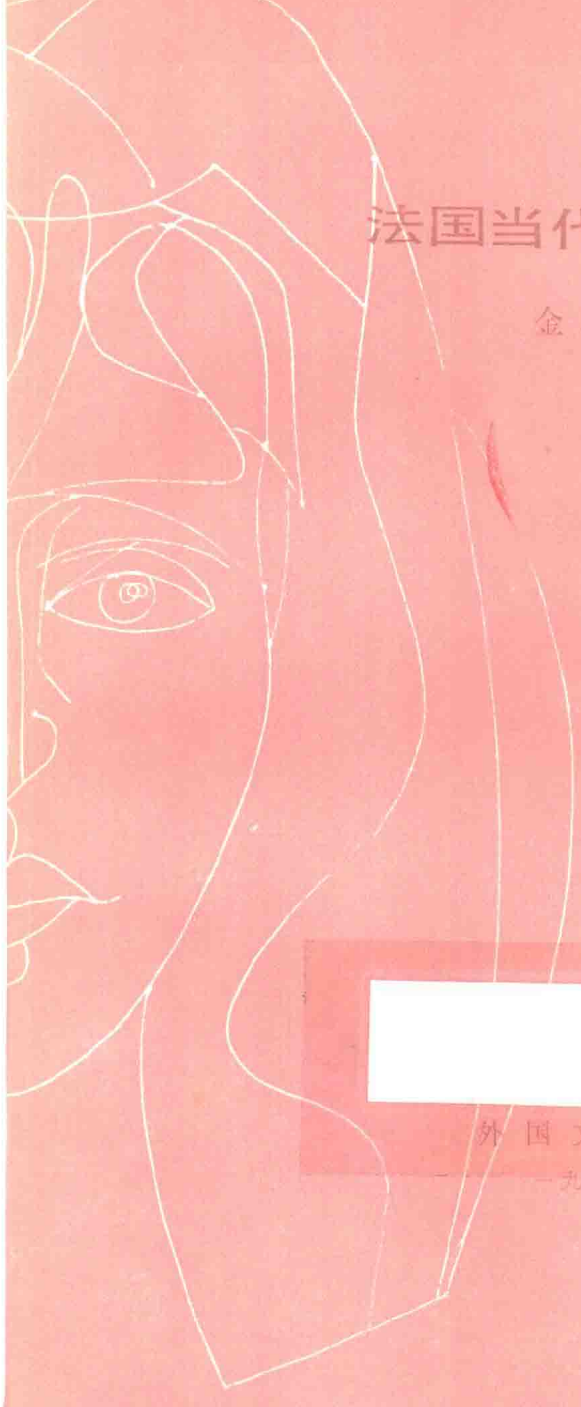


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当代外国文学

An abstract line drawing of a human face, rendered in white lines on a reddish-pink background. The drawing is minimalist, focusing on the outline of the face, the eye, and the jawline. The eye is detailed with a pupil and iris. The overall style is modern and artistic.

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金志平编选

A solid red rectangular box, positioned horizontally in the lower-middle section of the cover. It contains a white rectangular area in its center, which appears to be a placeholder for a logo or additional text.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Faguo Dangdai Duanpian Xiaoshuo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1,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1}{16}$ 插页 2

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9,001—52,050

书号 10208·68

定价 3.05 元

前 言

本书收集了当代法国二十八位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按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以便读者对一九四五年以来法国短篇小说的内容、形式的发展变化有个大致的概念，并通过这些题材各异的作品，增进对西方社会和法国人民思想感情的了解。

法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现当代的文学也是丰富多采的。正象在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在法国都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一样，本世纪改变文学面貌最甚的几大流派——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等同样发源于法国，并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法国当代作家在文学上坚持不渝地走着探索、创新的道路。许多作家发扬了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努力以崭新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表现变化多端的现代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复杂的现实生活，而且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先锋派”作家，他们企图打破常规，另辟新的途径，从事了各种实验；有的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向人的思想

意识深处挖掘；有的刻划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原始印象，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处境的荒谬；有的干脆提倡“反小说”，处处和传统文学背道而驰……诚然，他们的成果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有些手法看来是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可以供我们借鉴，有些却不一定成功，不过他们那种勇于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也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编选这部《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时，有意识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流派尽量都有所介绍。当然，本书收集的绝大部分还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战后三十多年来法国的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期间的法国文学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其中不少作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或龚古尔学院的院士，他们的作品获得各种文学奖金，印成袖珍本广泛发行，说明群众对他们的敬重和喜爱。他们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各具特色，艺术手法也有所创新。例如选入本书的莫洛亚的短篇《坦纳托斯大旅社》的构思就极为巧妙，它描写一个旅馆老板专为竞争失败者安排归宿，当主人公在他们美好的服务中恢复了求生的欲望时，立即按照合同把他处死，这种黑色的幽默叫人啼笑皆非。雷维奇的《屠杀不朽的人》篇幅虽短，在讽刺不择手段追求名利的文人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德吕翁的《时来运转》和特鲁亚的《绿皮本》分别批判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前者冷酷地巧取豪夺，把人害死，后者利用钱财的魔力取乐，使人变疯，可这两种人都不用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真

可以说是杀人不见血。这些作品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艺术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读后耐人寻味。另外一些作品，如陀包纳的《一个可怜的女人》、卡拉费特的《自行车》、维达利的《井架》、巴赞的《背篓》等，则描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对他们表示了赞美或同情，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在主题、人物等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

加斯卡尔的《加斯东鼠》风格特殊，近似哲理小说。作者用象征的手法写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鼠祸，意在警告人们对暗中活动的邪恶势力提高警惕。加斯卡尔和加缪笔下主人公噩梦般的感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过前者的人生观显得比后者积极一些。罗布莱斯的《沙粒》、索莱尔的《挑战》、费尔南戴兹的《黎明》塑造了当代法国几个青年的形象，但处理的方式不同。他们的作品在心理描写上都较细腻，有的还运用内心独白，有助于我们窥视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六、七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布朗瑞、克列齐奥、格勒尼埃、图尼埃、勃隆丹、莫迪亚诺等是一批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危机。他们的年龄和经历不同，但都有较为深厚的文学根基，各自发出独特的光彩，有的幽默，有的抒情，有的深沉，有的机智。他们的作品在意境上不断翻新，多少体现出当前法国文学的面貌。

此外，本书还选译了维昂和罗伯-格利耶的作品，为读者了解现代派文学提供参考。这两位作家在法国现代派文

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维昂的小说发表的年月较早，他本人也已于五十年代末去世，但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流行。在《蚂蚁》这个短篇中，他以幽默滑稽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懵懵懂懂的“反英雄”的形象，对后来的西方文学影响较大。罗伯-格利耶是“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发表过一些文艺理论著作。他的《归途》既无鲜明的人物性格，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了，但这正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他和“新小说派”其他作家的各种创作实验，是战后法国文学的特异现象之一。

当代法国文坛人才济济，作品更是汗牛充栋，本书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不少重要作家未能介绍，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在这部短篇集内，我们对选入的每个作家和作品作了简单的说明，供读者参考。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作品的取舍不一定适当，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选，依靠全体译者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郭宏安同志，在提出选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们的协作，在此表示感谢。

金志平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次

前言 (金志平) (1)

马克·布朗班

油灯 (1946) 韩中一译 (1)

博里斯·维昂

蚂蚁 (1946) 沈志明译 (13)

安德烈·莫洛亚

坦纳托斯大旅社 (1951) 沈怀洁译 (27)

比埃尔·加斯卡尔

加斯东鼠 (1953) 沈志明译 (47)

阿兰·罗伯-格利耶

归途 (1954) 宋维渊译 (92)

弗朗索瓦丝·陀包纳

一个可怜的女人 (1954) 桂裕芳译 (101)

路易·卡拉费特

自行车 (1955)新 蒙 林 新译 (119)

让·雷维奇

屠杀不朽的人 (1955)新 蒙 林 新译 (140)

比埃尔·古尔达德

“卡功”精神 (1956)王尚民译 (147)

阿尔贝·加缪

约拿 (1957)郭宏安译 (163)

菲利普·索莱尔

挑战 (1957)胡承伟译 (193)

比埃尔·加玛拉

137612 (1957)宋维洲译 (222)

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沙粒 (1959)金德全译 (234)

安德烈·斯谛

瓦奈斯先生 (1959)蒋 信译 (280)

阿尔贝·维达利

井架 (1960)金志平译 (294)

多米尼格·费尔南戴兹

黎明 (1962)桂裕芳译 (309)

埃尔维·巴赞

背篓 (1963)赵 坚译 (360)

亨利·特鲁亚

绿皮本 (1964)张成柱译 (374)

莫里斯·德吕翁

时来运转 (1967)郭宏安译 (400)

贝尔纳·克拉威尔

鞭子 (1970)赵 坚译 (414)

达尼埃尔·布朗瑞

切耶那谷 (1973)施康强译 (424)

安东·勃隆丹

孔雀翎毛 (1975)金德全 施康强译 (439)

罗歇·格勒尼埃

如花将谢的金发女人 (1977)郭宏安译 (457)

勒·克列齐奥

未见过大海的人 (1977)张冠尧译 (478)

米歇尔·图尼埃

铃兰空地 (1977) 郝运译 (499)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一个法国的夏天 (1979) 朱廷生译 (539)

苏珊娜·普鲁

美女王 (1979) 李稼华译 (554)

比埃尔·布尔

我的麻醉剂 (1979) 秦志明译 (562)

油 灯

马克·布朗班

马克·布朗班(Marc Blancpain)，一九〇九年生于法国埃纳省一个小城镇，他在巴黎读书后，曾作小学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先后在日内瓦和开罗的法语中学教书。大战时到军队服役，在一九四〇年的战役中曾经立功。不久被俘。战后获荣誉勋位和军功章，成为知名作家、评论家和记者，广泛游历世界各地。

布朗班写过不少长篇和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孤独者》在一九四五年获法兰西学院的小说大奖。其他作品有《凯特琳》(1947)、《阿尔诺的妻子刚刚死去》(1958)等。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油灯的故事》(1946)获古特林奖，本篇即选自该小说集。以后的短篇小说集还有《美好的爱情》(1948)、《上帝之家》(1949)等。

本篇取材于他在对德战争中被俘的生活经历，赞扬了战俘们团结的精神和他们对未来的信念，批评了经不住考验，动摇和堕落的个别人。战俘们的操守形成了集中营里真正的铜墙铁壁，而德隆丹终于发现自由只可以在这个铜墙铁壁之中找到。油灯象征着战俘们为争取自由与光明所结成的兄弟情谊。

在警报汽笛就要嚎叫之前，电灯突然灭了。

德隆丹直起身来，推开书本，伸出了手。他的手指在桌

面上摸索着，迟疑了一会儿，抓起了打火机。一朵淡黄色的小小火焰出现在众人面前，好象没把握的希望。德隆丹撞倒了凳子，踉踉跄跄地迈出几步，俯身在他那零乱的搁板上，掏出他用罐头盒子做的一盏油灯。

接着，他一边咒骂，一边终于把灯点着了。他的动作缓慢、小心、迟钝，两只胳膊似乎在推揉黑夜的重压。德隆丹最后把灯放在桌子中间，重新打开书，继续读下去。

在高处的吊铺上，黑糊糊的角落里面，有些模糊不清的身影在动弹，只见伸出些手和指头来，好象一些病残的花瓣。一张张惨白的脸出现了，靠近了，犹如雾气笼罩着的月亮。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德隆丹的七名伙伴走近灯光；聚集在桌子前边，团团围住油灯，围住了火焰。

要让大家都能够在这里看书，地方太狭窄。出于礼貌，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比别人优越，德隆丹合上了书，望着伙伴们的前额，昨天如此，过去如此，每当灯火管制的夜晚都如此，他照例说：“咱们干什么呢？讨论天下大事，还是玩牌？”

“如果打开窗户，鬼子不从上面向我们开枪，”龙博说，“我们就可以观赏炸弹轰击鲁尔区，那倒是蛮叫人开心的。”

“你以为这种轰炸能缩短战争吗？”塔拉扎接着问。

这时每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算计着日期，力图把数字提前。德隆丹，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生，想法拼凑一些不确切的统计数字。蒙丹神甫提起夜间遭到突然袭击的居民的恐怖，谈到烈火硝烟从天而降，世界末日般的大地震荡。他有一位朋友在德军劳役集中营里当过指导神甫，曾经在

道特门德看见过两吨重的炸弹命中七层楼房的情景……

“所有的窗户蓦然都从里面亮起来。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就象一个羊皮口袋似地膨胀起来，接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从上到下裂开许多道巨缝，楼房就地坍塌了。”

“乌贝尔达给夷为平地了。”他接着说，“至于杜塞尔多夫，投下的主要是燃烧弹，现在只剩下城市的残骸：马路上的沥青全烧光了，广场和林荫道的树木都象火把似地点着了。楼房正面的墙还立在那儿，但是墙后面什么也没有。窗户张着大口，一个个黑窟窿，就象骷髅没有皮肉的脸上剩下的眼眶。”

“战后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啊。”德隆丹叹息着说。

“咱们首先应该想到法国要我们去作的事情。”塔拉扎接着说，“我们回到家中，亲爱的神甫，只这一件事引起的困难就数不清呀。

“我们这些男人和以前大不一样，我们的女人也变了样。我们的孩子都大了。我们每个人在和亲友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经历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道路，他们都不知道，而他们到任何时候，也不会了解其中悲惨的秘密……”

接着是德隆丹发言，其次是神甫，再其次是塔拉扎。最后所有的人也都依次发了言；他们每人都尊重别人，听取别人的意见，赞同别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只是为了把大家都想到、都感觉到的东西说得更准确更热烈起见，才补充某个人的话。

大家好象都信任这盏油灯的火焰。油灯的火焰是他们

共同的知己。它照亮他们的手，它驱散了暗影，它也用光来活跃他们那执着于沉思默想而显得单纯的面容。他们是手足兄弟。

等到电灯突然亮了的时候，德隆丹很惋惜地吹灭了油灯；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去，把它放回搁板上，向大家道了晚安之后，消失在他铺位的暗影之中，脱了衣服，钻进行军被里，闭上眼睛。又过了很长时间，在他没有完全睡着之前，油灯的火焰在他的眼皮底下跳动着。

德隆丹使自己从许多书本子里摆脱了出来。他曾经钻研了几十本历史著作。当他看到床头木板上放着记满了笔记的厚厚的本子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足了。

涂抹了那么多的纸张有什么用？一页一页堆积起来有什么用？费很大劲去学习那些永远没机会向别人传授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发掘美索波达米亚、波斯或埃及的古董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余下的年华，必须在这里消磨殆尽，那么古人的文化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一天早上，他生起气来，只想抓起那些笔记本子，投进焚烧文件的炉子通红的炉口里。

塔拉扎劝他读点小说。他甚至向他推荐一本西默农^①的作品。德隆丹耸耸肩膀走出去，在集中营的空地上，紧贴着铁丝网兜圈子。他被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所推动，早晨

① 西默农 (George Simenon, 1903—)，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作品有《观看列车通过的人》、《雪是静的》等。

的寒冷和霜冻的潮气，不但没有使他振奋，反而使他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午后，他向图书室走去，因为那已是他的习惯了。他想起塔拉扎的建议，为了不降低他自己的欣赏水平，他要来一本巴尔扎克和一本福楼拜的小说。

他打起精神读完了这些作品。但是，那些另一个时代的人物在他看来都有些奇怪。他完全不理解他们。这些人物的烦恼似乎幼稚可笑，他们的野心是卑微的，而他们的激情又显得矫揉造作。德隆丹一辈子的希望就是饿了有饭吃，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女人把温存而轻盈的头偎依在他的肩头上。小说上的那些人物，不管把他们的忧虑、惊惶，说得多么振振有词，但是并没有被剥夺任何必需的东西。他们的悲叹是在演剧，他们的痛苦是假装的，他们的忧郁毫无理由。德隆丹既蔑视他们而又妬羨他们。

当天晚上的警报把黑暗又带进四壁之内，他的同伴们聚在油灯跟前，交换些粗浅的而且是互相信任的想法，德隆丹从拂晓以来第一次心平气和。

然而，他们这个集会到半夜十一点左右终于不得不散。灯里的油少了，睡意使每个人的脑袋沉重起来；德隆丹又重新回到床上，回到孤独寂寥的虚无境界。

第二天醒来，他立刻陷于绝望之中。他的心既软弱无力，又激动易怒。他对于无止无休的点名仪式屈服了。三年以来，已经有上千次，当那个德国下级军官在他面前走过

的时候，叫着号码：“zwei und vierzig”^①的时候，他都必须拿出全副精神，整个意志以及对他本人和全体的尊重，才避免发疯般地嚎叫起来。

在俘虏营看守长的办公室里，军官报名自愿去德国作工的登记当天到期了。招募的工作，从未延长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有四、五十个俘虏离开铁丝网，去工厂干活，去马厩管马，去商店卖菜，或去驾驶有轨电车领取工票了。对于走了的这些人能够早晚在城镇的街上走来走去，夜晚睡在洁白的床单上，观看树木、牲畜、孩子和女人，象所有的人那样去了解生活的现象，大多数人瞧不起，少数人憎恨，无一人表示羡慕。

德隆丹围着看守长的木板屋，来回转悠了半天。后来，他咬紧牙关，进去了。在那缓慢而又可怕的几分钟之内，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这个办公室的接待间里来回地踱着，羞耻、绝望、犹豫不定三种心情交织在他的思想里。尤其是他不愿意叫别人知道他来这儿登记了。等他看到办公室里确实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急忙进去，在登记表上用很小的字体写上他的名字。他偷偷摸摸地出来，脸色苍白，象个小偷。

三天之后，他走了。没有一个人和他握手告别，除了蒙丹神甫，出于基督教的博爱，拿着行李送他到门口。

^① 德文：四十二。